

隱匿者

胡發雲題



胡发云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隱匿者

河伯題

胡发云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匿者 / 胡发云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104-02878-9

I. 隐… II. 胡…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3485号

隐匿者

出 版 人: 樊国宾

策 划: 张万文

责任编辑: 赵建新

装帧设计: 好书坊·周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 编: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50千

版 次: 2009年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878-9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丨 谁来回首不堪 丨

(代序)

胡发云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不堪回首”。每当不意中碰上那些令人窘迫，令人悔痛，令人心悸，令人面红耳热的往事，便连忙搬出这四个字抵挡。于是，便可以不再回首，不再向那往事深处看去。久而久之，中国人只记住了那些辉煌的荣耀的历史。一记就是几千年，开口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而对自己所做下的许多不堪，却很快忘掉了。便是有些史官不小心录下一些，后来也是要剔除的。皇帝删史的事，朝朝都有的。看来，他们曾下决心要历史忘掉那些他们认为不该记住的东西。果真，有许多不堪往事永远就从史籍中，也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了，一部中国史由此变得扑朔迷离似真似幻。许多错事蠢事恶事烂事，因没有了记忆的提醒，也就一做再做。像猴子掰玉米一样，走了一路留了一路。

给中国历史、也给亿万中国人的心灵上划下巨大创口的文革，转眼间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个时期活蹦乱跳的人，现在已渐渐进入中老年。那个时候的中老年，现已离世或正在离世。而今天满天下活蹦乱跳的人，那时大约还只是哪个少男少女身上的一粒沸腾的细胞。如学生作文中常说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昨天很快地被闭合上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已不再回首，没有经历过的，更是恍若隔世。一个全民族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事件，就这么轻易地被忘却了。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已是大不幸了，如

不由此而变得聪敏一点，则是更大的不幸。

有朋友读过小说后问我，这样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你说吉为民真的能忘记吗？我说，与其说忘记，不如说他不愿意记起。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但在他的灵魂深处，那些东西是在的，雁过还留痕呢。

儿时，读过一本小人书，有一个画面至今记得：一户人家来了一群客人，衣饰打扮言谈举止也都与正常人一般无二。后来，那家的小孩子突然在他们长长的衣裾下面发现了一条条毛茸茸的尾巴！儿时看到此处时的恐怖心情，至今还依稀记得。那种恐惧不仅仅来自于那毛茸茸的尾巴，更来自于那尾巴与衣冠楚楚的人身这可怕的联系。写完《隐匿者》，我记起这幅遥远的画面。我想，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每一个人长长的衣裾下面，都藏了这样一条或长或短的尾巴。

从不堪回首到勇于回首不堪，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民族必须跨过的一坎，要不然，那毛茸茸的尾巴总在身上的，说不定哪一天就被人看出。

目录

| 隐匿者 | 1

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隐匿者？以致我在和别人交往时，常常会毫无缘由地想到：他会不会就是打我父亲的那个人呢？他会不会是一个曾经伤害过别人，但却装得若无其事的隐匿者呢？每当这时，我的心底便立刻会充满了绝望与恐怖。

| 晓晓的方舟 | 43

四川战士说，除了人，什么东西都不许上船，连衣服都不许多带的。这是命令。晓晓说，现在船上没人，救人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们放下去。四川战士只是硬硬地说，我是军人。说话间，那母猪已驮着四只小猪游到了冲锋舟的船舷边，它拚尽气力仰脸嘶叫着。晓晓听懂了它的呼喊：救救我的孩子！她的心都痛得抽搐起来。

| 老海失踪 | 54

老海说，现在的人类已太过聪明了，将来也会灭绝在这聪明上。当初，我如果相信了那些老人们对女峡的说法，也许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那时我以为那是蒙昧，是迷信，是没文化知识……现在想来，这种愚昧，这种迷信，恰恰是保护天地万物所必须的。它让人不那么刚愎自用，不那么飞扬跋扈，不那么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真以为自己是天地万物主宰。人应该敬畏，应该知道恐惧……什么都不怕了，就要完蛋了……那些说女峡不能进的人是对的。

| 驼子要当红军 | 135

那天，我在电话里听见爸爸对我说，可可，回来看我，我快要死了——这是我听见的最感人的一声呼唤——只有消除了一切隔膜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召唤……我和爸爸，互相间曾经很陌生，陌生得像永生永世也不可能走近。我们一开始就互相怀着敌意与偏见，那敌意与偏见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生活的经验，不是来自互相了解之后，而是来自一种预先就设定好了的理论与信仰，来自一个空洞的、关于阶级对立的神话。

| 思想最后的飞跃 | 179

待他们转回家中，却发现思想神色怪异地站在客厅中间。它非常精神地四处环望，四条腿也立得笔直，眼光又恢复了从前的炯炯光泽。孟凡两口子见状大喜，以为它前一阵子的不适已经过去，便一边唤它一边朝它走去。思想望了他们一眼，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腾空跳起，落在了窗台上。立定后，又回头看了孟凡两口子一眼，然后很坚定地向窗外一跃！

| 老同学白汉生之死 | 223

焕娥说，看来，你们也知道一点你们哥哥的苦心。你们哥哥死的时候，在口袋里放了一张纸条，警察把它拿走了，我事先留了一个心眼，把它抄下来了。说着，焕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小的便笺纸，递给白汉冬。便笺纸上一笔一划写着几个很大的字：“我走了，对不起，没有办法。密丧，从速。”

| 射日 | 293

他猛地从轮椅上站起来，咚咚咚走到窗前，盯着街对面的金太阳娱乐城，久久凝视。在蔡老师眼里，那里已不再是一个声色犬马的欢娱场所，而是一座敌军的营垒，里面也不再是欢歌笑语的舞客食客，而是一群刀斧手弓箭手。自己将与他们进行一场决战，那将是一个人对一座城堡的决战。这个战略思想一诞生，就让蔡老师激动不已。他像一个将军，冷冷打量着对方的阵营，将那十八块巨大的金色镀膜玻璃从上到下一块一块看过去。

| 葛麻的1976~1978 | 323

当然，这些变化，在小屋中的葛麻是不大清楚的，即便清楚，他也不会明白这一切对他来说是祸是福。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日子就这么很暧昧地向前挨着。只是八连的师傅们，继续在怪物刘的暗中组织下，尽力地照顾着葛麻的妻儿，使他们不至于衣食无着。葛麻的1976~1978，是突然终结的，但没有一点高潮。

| 麻道 | 360

日子一长，老李也看出社会上的纷争、纠葛、手腕、伎俩、勾心斗角、明枪暗箭……在这牌场上全都有，每个人的秉性、品格、心态、智谋在这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小一个牌场，简直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只是这里似乎更公正一些。你是省府副秘书长又怎么样呢？人家一个小青工不照样把你一个美丽的“豪华”铲翻了么！你还发不得脾气动不得肝火，悄没声地将牌葡倒，暗自咽下这一口苦酒。

| 死于合唱 | 381

费普和大家一起，一首一首唱下去，他觉得自己的身子已经不见了，变成音乐向空中飘去，他今天的状态特别好，音色音准渐渐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最担心他的指挥也很诧异，初始还以为他只在做口型，后来听见了他的声音，那声音叫指挥吃了一惊，竟是那样纯净那样和谐，似乎一碰上别人的声音就能与其融为一体。指挥朝费普笑笑，但他发现费普没有对他嘉许的微笑作出反应，费普看似望着他，但那目光已越过他的头顶望向了很远的地方。

1

著名的文博中学九十周年校庆，提前大半年就开始热闹起来。九十年来，与这所素有“江南小北大”之称的中学相关涉的著名人物太多了：从洋务派主将，到中共元老；从台湾现任或离任的军政要员，到旅居欧美的商界巨子学术精英；从已牺牲大半个世纪的革命先贤，到如今仍在继续革命的党政高官……九十年来，到这儿长校的、督学的、任教的、代课的、毕业或肄业的，甚至敲钟看门守图书馆的，弄不好后来就是一个人物。如果将这些人事串写起来，简直可以当一部简明中国现代史来读的。

校庆在九月。春节刚过，学校便筹划召开一次历届校友代表联谊会。这次联谊会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成立文博中学校友总会——前些年是有一个校友会的，但会员仅局限于本地区，届别也局限于近二三十年——那时资讯还不够丰富，眼界还不够开阔，思想也不够解放，关于学校的沿革也尚未彻底弄清楚。因而那个校友会显得太单薄。通过数年的调查摸底，才知道文博中学是这样一个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地方。这一次，决心将九十年来从这儿走出去的各类风云人物一网打尽。按现任校长的说法，这将是文博中学一笔巨大的人文资源。另一个任务是成立文博中学九十周年校庆组委会。

2

副市长吉为民就是在这种时刻收到联谊会请柬的。收到请柬，他才记起了自己也算文博中学的一名校友。多年来，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中学母校是广州二中，在各种表格上也是这么填的。在他的整个人生中，文博中学仿佛只是一次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犹如去美国，飞机落在巴黎，停留一两个小时一样。他在广州读到初三的时候，父亲奉调北上，全家随迁，他由此转

到文博中学。那时候不叫文博中学，叫市五中。不久又改名为“红锋中学”。文博中学是近些年才叫的。后来又知道，文博中学是许多年以前就有的。在市五中读了没一个学期，六月份，便文化大革命了。两个月后，父亲出事，他躲难东北，不久便当兵走了。因此，他从来没有将自己与文博中学作过什么联系。这次，文博中学不知是如何钩沉查籍将他给翻寻了出来。由此可以想见，母校在这次校庆活动中所显示的魄力和所花费的功夫。

本来，这一类礼仪性活动，吉为民一般都不去。一来忙，二来怕一不小心便落入陷阱。上届一位副市长参加了一个公司的开业典礼，酒酣耳热之际讲了几句话，照了几张像，题了一幅辞。没想到一年以后，这家公司倒闭，几个头脑卷了一大笔资金逃得无影无踪。于是，那些集了资的，买了内部股的，生意上账款未了的，黑压压上千人坐到市府大门口来，要那位前副市长出来给个说法。他们说，他们是信了那副市长，信了市政府，才将自己的一点血汗钱投到这家的。有人要求追查那前副市长与这家公司的关系。查来查去，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特殊瓜葛，但剪彩的那一把金剪刀，是作为纪念品收下了的，尽管没受什么惩处，但已弄得灰头灰脸。到换届时，便悄没声地转到一个养老的位子上去了。吉为民从小就是一个本分孩子，特别看重别人的评价，特别是对他品行的评价。刚上中学时，一些同学都爱在日记本周记本的扉页上，抄录几段领袖语录雷锋日记什么的，他却录下一句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话：“荣誉要从小时候培养起。”入仕以来，特别是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以来，更是不敢有丝毫差池，加上他主管政法这一摊子，一天到晚与各类邪恶打交道，正人先正己，使他更加谨言慎行。人们私下里说，市府里，吉为民是最干净的一个，犹如荣国府门前的那对石狮子中的一个。对这一点，吉为民是很看重的。吉为民没有什么背景，尽管父亲大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但与本地诸侯无牵无挂，是一只偶尔飞来的孤雁，文革中打倒得又早，文革刚刚结束便去世了。吉为民也没有什么正经学历，他的高等教育是在党校、业大、函大里疙疙瘩瘩完成的，不似那些正牌大学出来的官员——也就是人们现在说的“技术官僚”，有一种学术上的优越感。官场上，他一直持守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升到这个位子，他自认为是没有做过什么鸡鸣狗盗、拉帮结派、送礼求情、贪赃枉法之事的。他从基层一步一步做上来，连副市长候选人提名，也是下面的代表而不是上面的领导提出来的。选举时，他的票数最多，超过了市长。

吉为民收到文博中学联谊会请柬的第二天，接到一位市里老领导的电话。这

位老领导是文革后的第一任市长，已退下多年，但人们依然叫他老市长。吉为民与老市长有过一些礼节性往来，如春节团拜，老干部茶话会一类，除此之外再无深交。老市长在电话里朗声说道：“请柬收到了么？收到了？没想到咱们还是校友哇！看来，文博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老市长于是如数家珍地说起文博校友还有谁谁谁，谁谁谁。这是吉为民第一次知晓文博的家底，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最后，老市长说：“和董老、郭老、赵老比，我是小老弟。和我们这老家伙比，你也是小老弟呀。”老市长很快活地笑了一通，然后约定联谊会上见。又说，闲暇时，来我家坐坐。吉为民放下电话不久，秘书进来说，有一个老头要见您，说是您的中学老师，姓罗。吉为民放下手中的事，说带他来吧。那老人一进来，吉为民就认出他来。忙迎上去，很尊敬地喊了一声：“罗老师——教我们几何的罗老师！”罗老师激动得有些慌乱，手足无措，直是一个劲地说打扰了打扰了。罗老师一开口，那伟大领袖的家乡口音顿时让吉为民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课堂上，想起黑板上那些矩形圆形三角形钝角锐角对顶角……吉为民特别喜欢几何。对于他来说，那些枯燥的图形和线条，犹如一道道趣味无穷的智力游戏，刺激着他的幻想与激情。他常常能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去解出同一道题，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快乐。因此，吉为民深得罗老师的宠爱，常常在私下给他几道课外题，犹如老祖母私下给宠爱的小孙儿几块糖果一样。罗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有两句话，一句是“几何是人类的智力保健操。”另一句是“空间想像力！”这两句话曾让少年吉为民感到特别新鲜，久久地记住了。一些同学喜欢在背后用他的乡音学说这两句话，学得惟妙惟肖。学着学着，便学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上面去了。学得最好的那位在文革初期吃了不少亏。

副市长办公室的宽大豪华显然让罗老师很不自在，只坐了那只棕色大沙发的三分之一。罗老师已经非常苍老了，一头凌乱干枯的灰发，瘦瘦小小的，穿着一套很过时的廉价灰西服，里面是一件黑色毛线背心，再里面是一件棕色秋衣，像个乡下的老农，进城时向别人借了一套不甚合身的行头。吉为民印象中，罗老师当初教他的时候，还是个精干的青年，便问罗老师今年高寿？罗老师说，六十早过了。罗老师说他已退休几年，一直返聘留校，还是教初中平面几何。这次是受校长之命专程前来请吉市长回母校开那个联谊会的。罗老师说，知道吉市长忙，怪我多说了一句话。我说，吉市长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吉为民啊？当年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呢！结果校长说，那这次请吉市长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吉市长要是不来，我就拿你是问。

吉为民说：“罗老师您亲自来，我已很不敢当了。您开了口，我哪敢不去呢。您回去给校长说，我一定去。”

吉为民和罗老师聊了一下三十多年来学校的人事变迁，罗老师说，当年的老师已经没剩几个了，有的死了，有的退了，有的调走了。现在的校长是十多年前来的，很年轻，很有魄力。吉为民问食堂边的那棵拐枣树还在不在，罗老师说，早不在了，连那个老食堂都推了。吉为民说，文博中学，他就对那棵拐枣树印象最深，树上结的那种拐枣，枝枝杈杈的，样子特别怪，但吃起来却很香甜。说着说着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吉为民留罗老师在市府食堂吃餐便饭，罗老师无论如何也不肯。吉为民便让自己的司机将罗老师送回去，又顺手将桌上一架很精美的三用台笔和一册本市的大型纪念画册送给了罗老师。吉为民将罗老师一直送到楼下停车场自己那台紫红色的轿车旁，说：“以后要来，先打个电话，我派车接您去。让您这么大的年纪，挤几趟公共汽车，真是太过意不去了。”

罗老师走了以后，吉为民才想起来，自己其实已经将这个母校忘了。也将母校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们忘了。这几十年的生活，犹如一场乱仗，每天每日都要迎接扑面而来的种种事端。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境回想一下过去。现在因为罗老师的出现，因为他那一口地道的领袖乡音的出现，竟让他有了一种岁月沧桑惘然若失的感觉。

3

联谊会如期召开。吉为民准时到达。从停满操场的数十辆大大小小的轿车面包车看，来的校友许多已不是等闲之辈了。三十多年没有回来，母校已容颜大变，只有操场边的几棵老槐树和校园东北角的几座旧建筑还是以前的。还有校园后面那一座小山是以前的。那是一个仲春的雨天，满眼一片湿漉漉的深碧浅绿，平添了许多怀旧意境。吉为民想找寻自己当年上课的那栋教学楼，没发现。迎候的罗老师说，早拆了，在原址上修了一座理化实验大楼。罗老师抬手一指，一栋七层的现代化建筑就在不远处立着。

联谊会在一间宽大华丽的会议室召开。围绕那长方形会议桌一圈一圈坐开去，满满当当一百多人。放眼望去，一大片白花花的头发和沟壑纵横的面孔。如吉为民这般五十上下或更年轻一点的，只占了一小半。除了老市长之外，吉为民还认出了几位前任省市要人。但在任的，似乎他的官阶最高了。所以，他一进去，校长就一定请他坐上显要位置。他推辞半天，找了一个稍稍偏僻一点的空座，挨着市社科院前任院长坐了下来。待校长一个个介绍来宾时，他才发

现，哪怕是悄没声息坐在最角落的某一个人，都是一个著名的教授专家或哪个公司的老总董事长什么的。

校长花了很长时间讲了本校的沿革及现状，让与会者充满了自豪感。许多人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诉说了对母校的拳拳深情与无尽祝福。然后，就开始议论校友总会与校庆组委会的事宜。大家相互举荐相互谦让一阵之后，渐渐将意见都集中到吉为民身上来了。最开始提名吉为民的是老市长。老市长说：“我们在座的许多人，资格比吉副市长老一点，级别比吉副市长高一点。按辈份来说，也是吉副市长的师兄师姐了。但是，校友总会也好，组委会也好，总要干许多实事。我们这些老家伙，吹吹风，鼓鼓气，敲敲边鼓可以，其他就力不从心了。按本地话说，我们已经是下了桥的。吉副市长正当年，还可以为母校多作几年贡献。再说，校庆那天，有许多海外、港台的校友回来，吉副市长作为市府要员，又作为校友，接待他们，意义就不一样了。”接着，又有许多附和的发言。不管吉为民如何推却，这桩议案就这样定下来了，又选出了十七八位文博中学校友总会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一位在京的做过全国人大常委的老校友被推为名誉会长，老市长、几位前任省市领导、著名学者和大公司老总做副会长。做副会长的还有海外几位政要及名人。在座的全体校友均为理事。大家鼓掌，一致通过。直到最后一刻，吉为民还在推辞。校长便笑着说：“吉市长，在这些老前辈面前，咱们恭敬不如从命。就算是为母校作点贡献。不过，不会让你太操劳，也不会让你太为难，更不会向你要钱要物的。”一位老校友插话说：“吉市长，您大概还不清楚我们的蒋校长现在口袋里有多少钱吧？弄不好，你哪天还要向他借钱呢！”大家哄然一笑，于是，吉为民再也无法说什么了。

文博中学在省市乃至全国都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有民谣唱：文博校长，文博校长，芝麻小官，半个皇上。一来文博中学扯出了那么多显赫的校友和辉煌的校史，更主要的是恢复高考以来，它一直居高不下的升学率。进文博就等于是进了大学，而且多半是好大学，在今天这个真正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只要有儿孙的人，谁不想受到它的青睐？所以人们说，文博中学，你想送钱都不容易送进去呢。

其实，在吉为民心中，他倒是非常看重这两个虚衔的。如果说，作为一个声望很高的副市长，从人民代表的选举中获得了许多满足，那多少还有一些隔膜。现在，在这一大片有头有脸有学识的校友中获得认可与推举，那满足感是实实在在的。吉为民虽然学历不硬，但却自视很高，也从心里做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像有的人，只挂在嘴上。他只好站起身，说了一番很谦虚的话，

表示愿意尽力为母校、为老校友、为后来的小学弟小学妹们做些事。与会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之后，蒋校长便请大家用餐了。

餐桌上，老市长对吉为民说：“做一个高官不难，做一个有能力的高官就很难了。而做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口碑的高官，那更是难上加难。别看我们这些老家伙啥事不干了，可官场上的一举一动，我们全都盯着呢。”

4

市府即将换届。各路人马早早就明里暗里操劳起来。那次联谊会之后，老市长曾给吉为民来过几次电话商讨校庆事宜，并邀请吉为民“到寒舍一坐”。因为忙，也因为有所顾忌，吉为民一直未去。一个晚上，老市长又来了电话，一定要吉为民去聊一聊。吉为民以为还是文博中学的事，便去了。

老市长住在原租界区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街上，是一幢独门独户的小洋楼，还带一个小花园，据说有一百年了。屋内的一切古旧又华贵，连那门窗上的彩色刻花玻璃似乎都从来没有更换过。门把手也是古旧的黄铜，被手触摸的地方磨出金子般的光泽。客厅很宽大，天花板极高，长长地垂下一只老式的四叶木质吊扇。缓缓悠悠转着，那风似乎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风。这幢房子，1949年以来住过好几任市长了。老市长住进来几年后，市府专门修了供市领导住的大院，有门卫，有暖气，有卫生所，式样、装修也很时新，条件要好得多了。让老市长搬去，不知为什么，老市长就是不去，就一直这么住了下来。

聊了一些闲话之后，老市长对吉为民说：“这一次，我们几个老家伙力举你做文博中学的校友总会会长和校庆组委会主任，还有另一个用意。咱们文博校友中，许多都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手里都握着一票。像我们这些老东西，虽说休息的休息，二线的二线，但说说话还是管点用的。我和几个老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都希望你能再上一级台阶。我说这些，完全是出于公心，为党的事业着想，你也莫把它仅仅看作是校友之间的私情。我想，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总是明白人、干净人、正派人多一些好吧？”

其实，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市长就一直在关注着吉为民。他不动声色地了解吉为民的方方面面，像一个挑剔的岳父大人物色女婿一样。当他知道吉为民是文革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纪纲的孩子时，更多了一份亲近感。老市长和吉为民的父亲虽说没有深交，但是在有回数的交往中，留下的印象却是非常好的。他曾说过一句很招人忌恨的话：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就是不一样。

吉为民的父亲，显然属于前者。这次，老市长一听说文博中学校友中还有一个吉为民，真是满心欢喜一肚子疼爱，恨不得立即揽过来抱在怀里。这就是为什么老市长极力举荐吉为民的原因了。

老市长是地道的本地人，操一口纯正的本地口音，且不爱用书面语和官方流行语。这在领导干部中很少见了。因而在电视里，他和市民们谈话的时候，便特别让人觉得亲切，像街里街坊一样，不似那些外乡话或夹生普通话，总有一种距离。有人说，在一些可以放肆的环境中，老人家口里还会有一些不干不净的俚言俗语出来，又传神又风趣。

听了老市长开门见山的一番话，吉为民心里多少有点打鼓。十多年的仕途中，他向来以不朋不党的清高姿态自持，这种姿态，既让他有一种形单影只的感觉，也常常使他在宗派纠葛中渔翁得利，成为上下左右都能接受的人物。他委婉地向老市长表达了他的想法。老市长说，他看中的正是吉为民的这一点，他只是通过正当方式，表达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意见，绝无拉帮结派之意。接着，老市长话锋一转说：“不过，你清正，你磊落，你想按规矩来，别人不这样做，你又怎奈何呢？就像拳击，你按规矩打，别人连踢带咬，还使绊子。结果，金腰带让一个不称职的人拿了去。对党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由此看来，派别应该是党内生活的一种方式，只是我们自己做得不规矩。像人家日本，就大大方方打出旗号来，中曾根派就中曾根派，田中派就田中派，谁得人心谁有本事谁上台。”

吉为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又说，如果人民代表信任他，组织上也需要他，他会尽一切努力去做的。

5

那是一个没有应酬的午休时间。吉为民吃完午饭，按惯例，翻翻报纸，然后在沙发上睡个把小时。

吉为民看报纸，一般只看看要闻版、国际版和政法版，其他版面一翻而过。偶尔读一点有意思的消息、随笔和书评。他时间太少，能挤出一点阅读的时间，他宁愿读读书，读读那些开拓思路有益心智的好书。他将那些铺天盖地而来读之有趣嚼之无味的报刊文章称之为丧志文字。宛如嗑瓜子一样，耗时上瘾又无营养。这天中午，他本已有点困倦，只是习惯地将一叠叠报纸翻将过去，表示已阅，以对得起这些珍贵的纸张。翻着翻着，忽然觉得哪个地方有某些个文字似乎与自己有点关涉。他的这种特殊感觉很奇妙，说它是感觉，是他有时并未见到那几个文

字，但知道那几个文字在这密密麻麻一版的某一处存在着。他的这种感觉很准确，十之八九是不会错的。有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有时是一个刚接触不久的新名词。于是，吉为民翻回那一版，细细浏览起来。果然读到了一个早已被他忘却的名字：索一夫——他在文博中学念书时的校长索一夫。那篇文章的题目很怪，叫《隐匿者》。他便从头细读起来。文章是索一夫校长的女儿写的，索校长女儿的名字也很怪，叫索咪咪。近些日子，报刊上已陆陆续续有了一些与文博中学有关的纪念文章，因为担了那两个虚衔，碰上了这一类的文字，吉为民都要读一读的。这篇文章开始写索一夫校长在国难当头之际从海外归来，放弃了一些大学的高位，接受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延聘，长校文博，从抗战前夕，到文革初期，三十年内，历尽战乱、动荡、时代变迁，痴心不改地献身于自己的教育理想，最终却死于文革之祸。索一夫的女儿写道，那时她才十岁，文革兴起的六七月份，校园里已满是她父亲的大字报了。但她父亲一直都很平静。她文中写道：父亲说，他这一生见的也很多了，他相信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是没有错的，文博中学也是没有错的，将他数十年来的学生列出来看一看就能知道，他这一生就是教书育人，其他政事概不涉入。所以，那一段时间，她父亲依然如平日一样早出晚归去上班，该扫地便扫地，该拔草便拔草，该写材料便写材料。一直到了八月的一天，父亲回家却神情大变。目光呆滞，神色恍惚，无言无语也不喝水进食。家人一细看，右眼有些青肿，灰白的面颊上有片微红的掌印。她妈妈便问，他们打你了？索校长咧嘴一笑，笑得古怪又悚然。母亲一再追问，索校长不说，只是茫然地摇着头。母亲偷偷对她和她姐姐说，你们爸爸有点不对头，今夜一定要看好他。并将家里剪刀菜刀之类的硬器偷偷收拣起来。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一些人开始自杀了。没想到下半夜，父亲还是自杀了。他是用他那支伴随他数十年的派克钢笔戳喉而亡的。待她母亲发现时，父亲已在喉管上戳出五六个洞，血水汨着泡沫溢满了半张床。她父亲后来被送到医院，一直折腾到天亮才死去。一位老医生说，血管、气管、食管全都戳穿了，要不是但求一死，是没有狠气戳这么多下的。

后来，母亲对她说了父亲的死因：那天下午，有三个学生去审问他，说着说着，其中一个突然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接着，其他两个也上来拳脚相加。父亲那天晚上对她母亲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扇耳光，而且是被自己的学生扇耳光。说罢竟如孩儿般哭泣起来。哭了很久。夜色已深，便向她母亲索要纸笔，说是要写一点东西。她母亲以为依旧是写材料，便给了他。他写了一会儿，便上床睡觉了，将那支钢笔偷偷带进了蚊帐。几年来母亲已另居一室，

那一日怕父亲有什么意外，还特意搬了一张躺椅在父亲的床边睡下。没想到，父亲还是执意去了。父亲临死前，留下一张纸条，那纸条一直到母亲去世前才交给她。纸条上写着：“问问他们，为什么打我？为什么……”

索校长的女儿在最后写道：

许多年来，我母亲和我们姐妹俩都很想知道，那天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三个学生为什么要打我父亲？但从来没有谁对我们说起过这件事，仿佛没这件事一样。文革结束后，父亲平了反。我们一直希望有人来说一说，希望有人能承认这件事是他们干的，来向我父亲道一声歉，向我母亲道一声歉，回答一下我父亲至死追问的那个问题。可是一直到今天，没有谁来。那三个人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不禁想到，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伤害过甚至残害过别人的人，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成为了一批藏得无影无踪的隐匿者？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隐匿者？以致我在和别人交往时，常常会毫无缘由地想到：他会不会就是打我父亲的那个人呢？他会不会是一个曾经伤害过别人，但却装得若无其事的隐匿者呢？每当这时，我的心底便立刻会充满了绝望与恐怖。

读完这篇文章，吉为民的感觉就像俗话说的，如同遭了雷击一样，浑身木然，呆呆捏着报纸，半天缓不过神来。他已经完完全全地将这件事忘却了。打从1966年8月的那一天之后，他确确实实将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了。在其后长达三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再没有回想起这件事，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了。如果不是今天无意阅读到这篇文章，他还会遗忘下去。吉为民往沙发背上倒去，感到自己的身子空空如也。这种沮丧到近乎绝望的情绪，是他从未有过的。它来得如此猛烈，连给自己找个宽宥理由的机会都没有。它一瞬间便摧毁了他吉为民数十年来小心翼翼克勤克俭积攒起来的那种道德优越感。特别是在他做了高级官员之后，这种道德优越感成为他吉为民最珍贵最自豪的东西。每每看到那些鸡鸣狗盗贪赃枉法时，他吉为民的这种道德优越感便会如一股长风从心底升起，成为他无私无畏秉公办事的一面猎猎旗帜。他深信，这是一个人，一个领导人灵魂的金子，只要有这金子在闪耀着光，他便可以坦坦荡荡无所顾忌地向前走去。现在，他多年来所精心养护的一切，被这一声女儿的责问，剥夺得精光。他恐惧了。

吉为民发现自己三十二年来从未忆起的这一件往事，其实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连那时的声音、色彩、光及各种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在文博中学的许多日日夜夜，都变得遥远又模糊了。唯独那个下午，越来越清晰。清晰得纤毫可见。每一个细节都放大了，淹没了他脑海中所有其他的记忆。

那个下午，班上所有的红五类都到一个同学家抄家去了，一部分出身职员、小商、城市贫民的“红外围”也跟着去了——他们没有资格抄家，但可以在外面喊口号，看守那些被抄的财物与罪证。剩下的同学，全部在操场周围钉大字报栏。作为一名红五类，他本该一起去的，但就在队伍临出发前，他不知找了一个什么借口留了下来。他那天很痛苦。头一天晚上，他父亲在饭桌上告诉全家：他出事了，因为和“三家村”之一的某人有过几次通信。还有在《羊城晚报》上的一些文章。可能要作为黑帮揪出来了。这几天已停了他的职。父亲说，这次可能非常严重，希望家人都要有一个准备。那天晚上，一向如雕像一样冷冰冰硬梆梆的父亲，絮絮叨叨地讲了自己的一生。仿佛像是上路之前，将自己的家产细细清点给亲人一样。吉为民现在想起来，他那天所以没有参加抄家，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已失去了这种资格。他的自尊，又不容许他若无其事地混迹其中去表演一番对阶级敌人的满腔义愤。他宁愿让同学们日后唾骂他也是一个狗崽子，一个黑帮子女，也不能容忍别人说他伪装积极。他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面前放了一份纸笔。过了一会儿，班上的两个同学进来了。一个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张小娜，一个是红卫兵指挥部勤务员何延辉。他们问吉为民为什么没有去抄家。吉为民说，他想写一篇批判索一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稿。张小娜说，刚好，我们现在正要去提审索一夫，和我们一起去看他今天还放什么毒，你可以写得更扎实一些。何延辉也说，我们三个人，力量更大。索一夫不老实，一点低头认罪的态度都没有。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傲气打下来，搞到他的罪证。说罢，俩人不由分说拉了吉为民便走。吉为民已无招架之力，只在心里为自己的弄巧成拙狠狠地骂了自己几句，强打精神跟他们去了。

索一夫校长的办公室早已被层层叠叠的大字报糊得面目全非，连办公桌、藤圈椅、洗脸架上都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条纸片。每张大大小小的纸上，都写着那些千钧霹雳般的话语：“最后通牒”、“严正警告”、“打倒”、“投降”、“灭亡”、“死路一条”、“誓不罢休”……他们三个人进去的时候，索一夫校长正一手撩起从文件柜顶上悬下的大字报，一手从文件柜里掏出一摞摞材料。张小娜大喝一声：“索